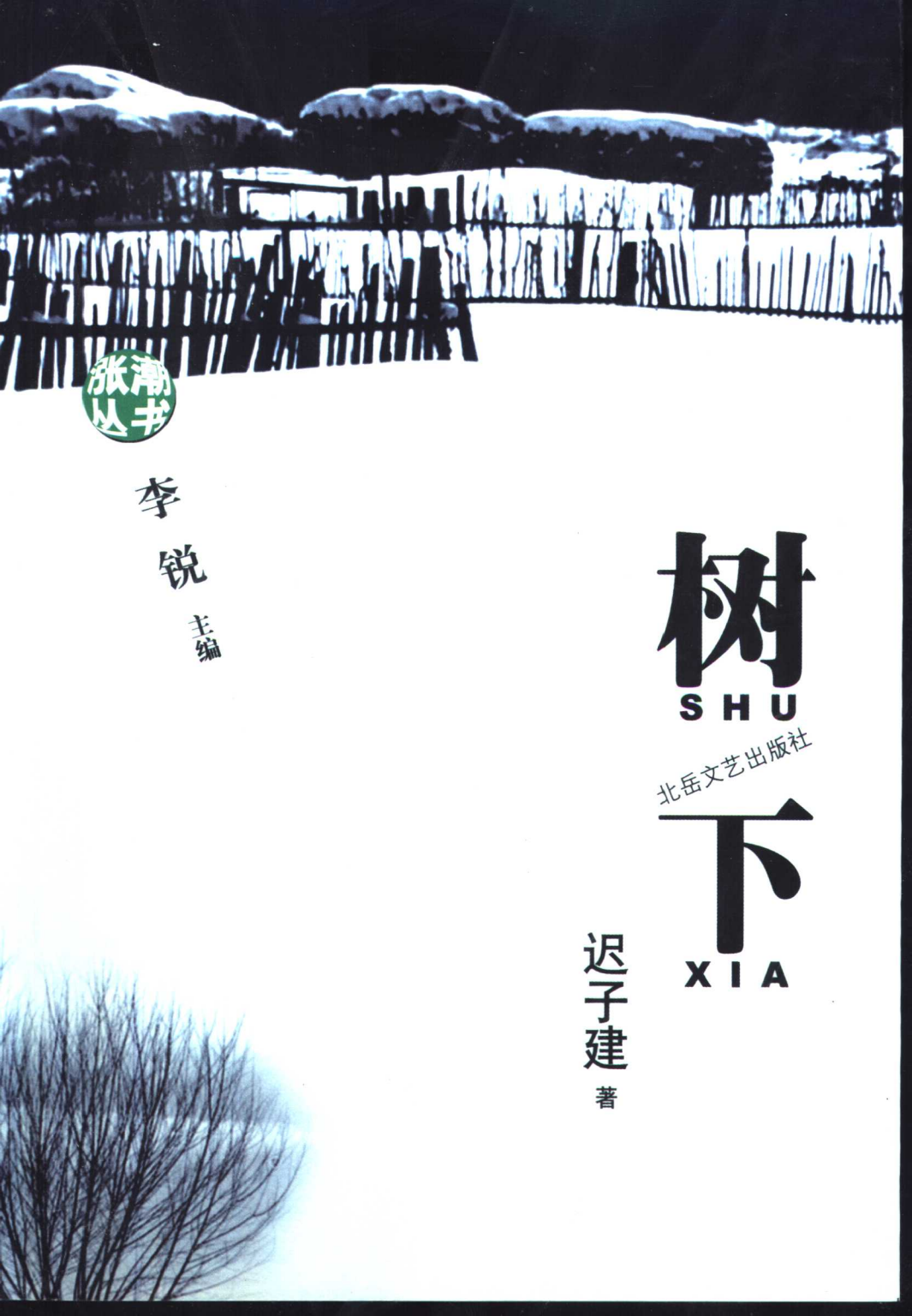




张潮
丛书

李

锐

主编

树
SHU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下
XIA

迟子建
著

张锦
丛书

李锐 主编

树下



迟子建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树下/迟子建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9
(涨潮丛书/李锐主编)

ISBN 7-5378-2263-8

I. 树... II. 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5626 号

树 下

迟子建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625 字数:228千字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

ISBN 7-5378-2263-8

I·2167 定价:15.00元

相信自己

——代总序

李锐

转眼之间，“新时期文学”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仔细想一想，上个世纪初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前后也不过就是十几年的时间。二十世纪一首一尾，我们中国人竟然都是一个“新”字来命名，可见我们对于“新”的渴望之迫切。也可见过了近百年，我们的“新”来得真是一进三退、艰难曲折。从打倒皇帝，到“打倒文言妖孽”鼓吹民主与科学，到走进“文革浩劫”，再到“改革开放”所要面对的“全球化”，我们至今到底“新”了没有？还是一个难题。在感慨历史的无理性的同时，我们却又无法置身在历史的浊流之外。无理性的历史可以蹂躏人、压迫人、摧残人，但却永远无法剥夺人的情感和想像。在生命被无情地推进历史浊流的同时，却也获得了刻骨铭心的体验。凭此，我们可以表达，我们可以相信自己真实的存在。我们可以不必等着别人来确认自己的“新”还是“不新”。

最近以来，在对所谓一个世纪中文写作的种种回顾和评价中，有许多对于“没有大师”的沮丧，有许多痛心疾首的论断和痛心疾首的姿态。

我对这样的沮丧和姿态总是心存疑义。如果“人类的”这个词，只是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当然的忽视和“代表”；如果“全球化”的进程，只是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当然的剥夺和“教化”，又让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个“共同”的大师？在我看来，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和鲁迅、沈从文、老舍，都是语言大师，都是各自语言的杰出代表。因为他们代表着各自，才因此而共同丰富了人类。尽管二十世纪对于中国人是一个一进三退、艰难曲折的世纪，但是，历史的无理性，并不等同于生命的无价值。一个弱势文化中的人，他的生命体验并非也一定就是弱势的。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却很难改变一些人骨子里已经接受的“教化”。为此，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人都不愿意相信眼前的奇迹。

收在北岳文艺出版社这套丛书里的作品，精选了十五位作家的八部中短篇小说集和八部长篇小说，都是新时期以来的名篇名作，都是作家们的代表作。对这些早有定评的作家和作品，毋庸我再多置一词。阅读他们，就是阅读“新时期”的千变万化、林林总总。所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隔着百年的沧桑和悲怆，你可以分明看到，新时期文学与新文化运动，在世纪的两端遥相呼应。日积月累的写作，转眼而成为日积月累的历史。新时期，转眼而成为上一个世纪曾经有过的经历。对于文学，时间的淘洗胜过所有的众说纷纭。我们把这些佳作选编成书，不止是因为它们已经经历了时间的检验，更是希望把它们继续放进时间和读者的视线之中。我们有这个文学的自信。我们更有这个生命的自信。

辛巳年二月初一

西元 2001. 1. 23 于太原

自序

□ 迟子建

十年前我写作了《树下》，它是我的长篇处女作。就像一个只垒过猪圈和鸡舍的农人突然要造一座大房子一样，我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和兴奋。由于这激动和兴奋，那房子的一砖一瓦都用得一丝不苟，绝不会偷工减料，笨笨磕磕将它造完后，只觉得无限的温暖和舒适。然而住得时间久了，这房子的毛病也就像夜时灶房的蟑螂一样游荡出来了。也许当时太在意它的实用性而忽略了它的美观，过于认真的态度使它显得有些拘谨，但是无可争议的是，我至今仍然喜欢它。重读它的时候，就有一种回到老房子的感觉，无比的亲切，带给人对朴素而有韵致的生活的回忆。

那时的《树下》有些什么？我想我倾注了童年的生活体验和青春的那种浸透着忧伤的浪漫，它的故事充满了哀愁。对，就是哀愁。我喜欢哀愁，哀愁有什么不好？哀愁给人一种湿漉漉的感觉，它能让人心有所动。因为哀愁往往是由于对美的伤怀而衍生出来的。

在我写作它的年代，我在树下看到了草木、动物、迷雾、阳光以及寒冷。尽管我也看到了坟墓，但它却是被野花覆盖着，死亡的气

息不是那么凜然可惧。而在今天,我却能在树下看到陷阱、毒蛇和荆棘,如果重写一部《树下》,它肯定是另一番景象了。也许它会多了一些从容、老练和沧桑感,但它也许会丧失某种朝气,而有朝气的写作年华是多么令人怀恋啊!

《树下》在《花城》杂志发表后,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单行本。责任编辑出于好心,认为这名字可能会影响发行,让我重新选择一个篇名,于是,我糊涂地把它更名为《茫茫前程》。书一出来,我就后悔不迭,觉得还是《树下》的名字更符合我这部长篇的韵味。于是就想着有一天去弥补这个遗憾。如今,北岳文艺出版社给了我这个机会,使得它恢复原名,在此我深表谢意。

我愿意把十年前的作品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让读者感受一下我盖的第一座房子究竟是什么样子。如果你认为它仍能让你流连一番,作为它的主人,我会觉得无比的幸福和自豪。只要自然界的风霜雨雪依然抚摩着我们,我相信我的心和读者永远是相通的。我愿意在这座已经陈旧的老房子里点起一簇炉火,约你在炉旁小憩,喝一杯清茶,共叙光影斑斓的往事。

2001年1月2日于哈尔滨



迟子建，女，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漠河。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以及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迟子建随笔自选集》等。

作者简介





女孩七斗生活在一个闭塞的东北小镇，

在倍受压抑的环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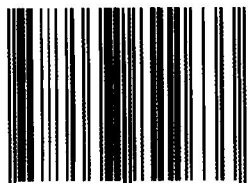
饱尝辛酸，身心遭受更大的摧残，

养成了她忍辱负重的性格……

小说曲折有致的故事情节，

给读者带来新鲜的阅读体验和忧伤而美丽的艺术享受。

ISBN 7-5378-2263-8



9 787537 822633 >

ISBN 7-5378-2263-8
I · 2167 · 651 5.00元



责任编辑：陈 洋

责任校对：马 峻

封面设计：吴颖辉

环扉设计：沐雨人

内文设计：谿彩华

美术编辑：任丽凤

丛书策划：李建华

项目负责：古卫宏 刘树民

李建华 杨济东

贾晋仁 郭红兵

印装监制：李建华

目 录

自 序 / 1

第一章 葬礼之后 / 1

第二章 在斯洛古小镇 / 29

第三章 邮递马车来了 / 65

第四章 杀人犯 / 102

第五章 白卡鲁山下的木屋 / 139

第六章 航行的日子 / 183

第七章 农场里 / 228

□ 第一章 葬礼之后

七斗把孝衣和孝帽子摘掉之后，姨妈就烂着眼睛进屋，把这些有了特殊意味的白麻布卷在一起，然后用布条捆了，结结实实地掷进木箱里。正午的热气使屋檐滴水的频率高了不少，看来屋顶的残雪再有两个太阳天就会被风吹没影了。空气又温又潮，开化时溜出的猪粪和马粪味同谁家烙饼的香味混合在一起，复杂得令人的鼻子莫衷一是。

七斗觉得有些累，她便倒在炕上呆呆地看着窗户。透过最上层的三块玻璃，半面蓝天和一弯扇形的仓棚明暗相间地映入她的视野，没有鸟影云影和风影，这使她觉得看到的東西有些死气沉沉。院子里仍然有许多人走动的声音，几天来一直都是这样，除非是到了夜间才稍稍安宁一些，因为长明灯前的守灵人大都是沉默无语的。七斗知道，今夜不会有守灵人了，因为被守的灵魂已经出镇了。四匹年龄不同的红马把一个红棺材拉到山上，她家的房屋就永远缺了一个人。几天来发生的这一切她还有恍惚之感。

肥胖的姨妈在葬礼之后就一直以主人的身份指挥别人做这做

那，她的声音尽管有屋檐滴水的声音相陪衬，但仍然无丝毫乐感，粗哑哑的，仿佛嗓子眼里堵满了沙子。七斗每次听到她的声音都有一种厌恶感。现在，姨妈又朝屋里走来了，七斗看见她的黑毛衣胸部的网眼越来越大和松懈，她便明白那是姨妈的一双奶子施加重压的原因。网眼处显着肉皮的颜色，七斗知道姨妈连背心也没穿，这让她有点为姨妈难过。

“七斗，别歪在炕上，你去帮姨妈找找银戒指。”姨妈吩咐她的时候就像刚从森林中钻出的一只熊而突然出现在集市上一样惊慌失措，仿佛此刻取不到银戒指就可以断了她的命似的。七斗可怜姨妈脸上急出的虚汗，就起身到箱子里去找。那口箱子是姨妈刚刚把孝布收在里面的那个，水曲柳的花纹，从箱子里扑出一股樟脑味。几天以前，它还属于七斗妈妈的“私房”，现在，它却要被新主人搬到另一个家了。姨妈在葬礼一过就打着这口箱子的主意，似乎她曾有恩于这箱子而今要从中得到报答一样。箱子给姨妈的报答七斗也有几分知晓，大概是一只银手镯，一捆花线，几件颜色暗淡的衣裳，一些古钱币以及明代的一只青瓷花瓶，仅仅这些，姨妈就该知足了。可现在她却仍然要讨到那只银戒指。参加葬礼的人还未散尽，她如此厚颜无耻，真让七斗有些害怕。七斗打开箱盖，跪在地上，垂着头伸着一双纤手默默地翻找，她的一根辫子荡进箱子，正触着那捆孝布，七斗的心颤了一下，想哭，但姨妈正站在身后，她便忍了。因为姨妈一见七斗哭便也跟着哭，七斗哭不过她。姨妈的哭声惊天动地，她能把手眼都哭烂了，而七斗不过是红着眼圈而已。

正午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着七斗苍白的脸，使七斗的哀怨更加逼真了。七斗很快把该找的地方都找了，最后她把目光放在那捆孝布上，不知怎的她认定银戒指就藏在里面，在姨妈还没来得及阻止的情况下，七斗迅速解开布条，然后立起身将孝布像抻面似的抖了几下，银戒指果然愚蠢地落了下来。姨妈红了脸，有些气恼地说：“它怎么进了这里了？刚刚捆孝布的时候还没见呢，定是谁安的手脚。”七斗不以为然地转身朝屋外走，因为她不喜欢姨妈多嘴多舌。回想起刚才姨妈将孝布掷进箱里的动作，那种粗暴劲绝对不是

要寄托一种哀思，而是那里面藏着的東西理当归她所有时产生的傲慢。如果不是为了银戒指，说不定她连孝布都不肯收呢。孝布潮乎乎的，那上面七斗的眼泪还没干呢。七斗心想，如果她不找到银戒指，那么姨妈肯定会马上走到屋外对众人宣布：我姐姐的银戒指不见了。她惯于嫁祸于人，让众人之间互相怀疑，她的目的就达到了。除了家里人之外，很少再有人知道姨妈的这种恶习。

二

黄昏将近的时候天气又开始转凉，滴水声越来越衰竭了。参加葬礼的人全部离去了，他们走前留给七斗许多安慰话，可七斗仍然觉得心里很凉。院子的砂地上留着无数个非亲人的脚印，他们把哀思还给主人然后都回家过和平日子去了。

七斗在院子中站了会就回屋给灶炕架火，父亲坐在一只矮板凳上吸纸烟，一声不吭。这几天他一直是这副表情。七斗生过火后走到屋里，屋子里能用得着的东西基本都让姨妈搬走了，因为少了人和物件，屋子里的气氛十分凄凉。七斗的耳边再一次响起了四匹红马的蹄子踏在地面上的杂乱的回声，它们奉上帝的命令把妈妈拉到一个无法再回来的地方，从此她只能凭借西窗上的斜阳来重温母爱了。七斗的心紧了几下，接着便落泪了。她的眼前开始出现母亲的影子，一个瘦高的女人的形象。从她记事时起，母亲就一直病病歪歪的。她很少有力气到队上挣几个工分来贴补家用，只能在家围着锅台兼做些缝缝补补的活计。母亲柔顺之极，很难相信她和姨妈是一奶同胞。母亲喜好打胭脂，大都是为了掩盖自己很差的气色。家里把每人应有的几斤细粮都省给她吃，也没使她的身体稍有起色。幸而父亲因为是个木匠常年在外，讨了一些好药，才使母亲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天。七斗料想到母亲不会活过春天了，但她没想到母亲会是采取上吊的方式。按七斗的想法，母亲应该像一盏本来油就不足的灯盏熬尽了最后一滴油一样地消失，而不应该这样

去死,想必母亲是再也没有力气多走一步了。

七斗坐在炕上,不知道自己将来该怎么过。母亲虽然在死之前留下一张字条声明她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但姨妈却一直认为是父亲逼死了妈妈。姨妈放风说父亲在外当木匠时跟许多娘们不体面,不但吃人家的,还睡人家的等等。所以在丧葬期间父亲一直抬不起头,好像他真的做了那事似的。姨妈一直以一个大慈善家的脸孔对众人声称,她要抚养姐姐惟一的孩子,要让七斗出人头地。可现在她却扔下七斗一个人回家了。

“七斗,我已经跟你姨妈说了,每月给她点钱,把你过继给她,你自己愿意吗?”父亲进屋来与七斗说话,七斗并不看他。

“把我给了姨妈,那你去哪里呢?”七斗问。

“我还跑出去找能干活的人家,爸爸走南闯北,没办法带着你,你就跟着姨妈吧,她是个好心人。”父亲言不由衷地说。

4 “那好吧。”七斗答应着,她的心里有一种被卖掉的屈辱感。她下了炕走到屋外。她穿过院子,将大门带好,踏着泥泞的小巷一直走到公路上。上午,她就是在小巷与公路相交的丁字路口与妈妈分手的。当时她想跟着送葬的队伍一直走到墓地,但葬礼主持告诉她不能再往前送了,要一路不回头地走回家去,她眼见着四匹红马拉着妈妈越走越远,先前还能听到马蹄声,后来连马蹄声也没有了。现在丁字路口十分寂静,暮色浓重,土黄的公路显出暗淡的色彩,连人影都没有,全镇的人都仿佛突然失踪了似的。七斗想着很快将要在姨妈家的屋檐下过日子时,心中又难过起来。她站在那里,久久不肯回家。她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这样站在这里,那时通常是在等父亲回家。父亲没有归家的确切日期,但归家的时辰却是确定的,那便是黄昏时分。所以七斗小时候基本上是不会错过父亲回家的机会,她几乎每次都能在父亲回来时迎到他。有时,她等不到父亲,却能看到鄂伦春人骑着马从镇子的东方威风凛凛地经过,马蹄溅起的尘土沸沸扬扬,大路上一片混沌。七斗总是静静地站在远处看着鄂伦春人经过,他们经过这里的时令大抵是春季,他们要去城里换盐和肥皂,因为冬天已经把这些东西消耗净了。听人说鄂伦春

人很野，所以七斗每次看到他们都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直到前年的一个春季的黄昏，她像一棵树似的站在路边，一个鄂伦春人在经过她身边时扔给她一个装盐用的桦皮篓，并且冲她大笑几声，她才知道他们对汉人其实是十分友好的。

现在，七斗站在路边，仿佛又看到鄂伦春人的马队过来了，马蹄声越来越近，大路的另一端出现跃动的黑影了。

三

七斗家的房子也归了姨妈，因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买主，所以姨妈将房子先封了起来。七斗像一条狗一样被父亲带到姨妈家，她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不久将要转到姨妈名下。姨妈拉着七斗的手走到朝北的一间小屋，告诉她这是为她准备的。屋子有半面火墙和一铺小炕，刚好能睡下一个人。墙壁上贴着一张陈旧的年画，一扇窗户朝北开着，连着后菜园。因为开着窗户，屋子里空气很好，一棵稠李子树刚好立在窗前，夏季时定会遮住不少阳光。而今，树刚发芽，清香方出，就已经感到了这树的好处。七斗谈不上喜欢这间屋子，但却喜欢这棵树。

5

姨妈将七斗的换洗衣服和书包丢在炕梢，然后转身对七斗的父亲说：“七斗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她每月的那点定量恐怕是不够吃的。”

“其实七斗饭量很小。”父亲有些不满地说。

“可看七斗的大嘴，这可不是吃秀食的口！”姨妈把嘴角一撇，似乎想把七斗撇出人间去，省得还要为她操心。

七斗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有点多余，她很不高兴地坐在炕头，用手捻着辫梢，盘算着每月供给她的粮食可以做多少碗饭，蒸多少个馒头，算来算去，觉得实在是够她吃的了，便安了心，并且有些理直气壮起来。

七斗朝外面走去，那里姨妈正和父亲道别。父亲背着一个帆布的工具袋，里面装满了刨子、锯、斧子等东西，那些亮晶晶的金属处

于袋口以下，因而袋口上只露着一些木柄，七斗非常熟悉父亲的这些物件。姨夫呆在里屋没有出来与父亲道别。姨夫是泥瓦工，父亲是木匠，不是同行，但却是冤家，这让七斗不可思议。姨妈把父亲送到大门口后就往回来，这时七斗忽然发现父亲仍然站在那里打量她，七斗便走上前。

父亲把手按在七斗头上说：“你要争气。”

“嗯。”七斗答应着，但心里却是糊涂的。她要为谁争气呢？为了死去的妈妈，还是外出的父亲，或是她自己？但她知道父亲希望她能答应，她就这样做了，她不愿意让父亲走前难过。

“你还有话要说吗？”父亲问她。

七斗想了想，觉得没什么该说的了，就摇摇头。父亲舒了口气，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递给她：

“如果有了急事，就按这个地址写信，写到这里别人肯定会转给我。”

听父亲的口气，仿佛他自己在外面是个大英雄，每一家酒馆都知道他似的。七斗虽然念了五年级，但还从来没有写过信呢，所以她接过纸条后觉得很新奇。她仔细看了看，发现纸条上的字她基本都认识，她便放心了。

“别让你姨妈看见这纸条。”父亲嘱咐她，七斗应着，然后将纸条放入怀中。

父亲沿着小巷朝大路上方走了。在残雪刚刚消尽的春天里，空气十分潮湿，有的人家已经开始用铁锹翻园子了。七斗觉得很孤单，她真担心有一天父亲也会被几匹红马拉到一个无法再回来的地方，她哭了。她一边往姨妈家走一边流着眼泪琢磨地址该藏在哪儿才保险。这时她听到了学校下课的钟声，她有些想念学校了。

四

天色还未明朗的时候七斗就被姨妈唤醒了，这是她在姨妈家迎来的第一个黎明。她昨夜很晚才睡，因为她的屋子挨着姨妈和